Subject **第六屆「醫學人文經典閱讀」徵文得獎作品-不美，卻更美**

醫學組第三名 / 醫三周亞臻

世間最美的藝術品爲何？

是約旦死海、夏威夷火山、百慕達三角洲、西藏冰川、挪威夜、撒哈拉赤砂還是西伯利亞隕石坑？是巴比倫象徵思念的空中懸苑、希臘狩獵女神的阿提蜜絲神殿、奧林匹亞黃金宙斯像、毛索洛斯墓廟四名家雕塑、羅德斯島青銅石巨像或是亞歷山大法洛斯燈塔？是兩河荷馬的《伊里亞德》與《奧德賽》、恆河神祕而智慧祥和的佛陀像、埃及獵戶腰帶上的三星金字塔，還是中國「上可登廟堂，下得入民居；君以治社稷，臣以齊身家」的禮樂？

若果要我來說，那必是「生命」，無庸置疑；而母親正是那洋溢著爛漫情才的藝術家，以自己的身體做爲畫布、血肉做爲彩筆，行雲流水恣意揮灑，隨意之所至皆處處生花，按部就班，水到渠成，穠纖合度。正如那些藝術巨擘筆下的人物般，而不同作品間靈妙之處各有不同，雖出於同一手筆，卻各有相異情趣；同出一轍的，便是那觸人心弦、令人泫然欲泣的靈動美感，如此精巧！如此細緻！

然，正因其纖細巧妙出不得半點差池，也因其無懈可擊完美苛求，才會萌生更多黯然傷神的不完美。有些孩子因爲胚胎形成的某些步驟略有延遲，或基因上無法修復的小錯誤，在未能睜眼一探這多彩的世界，未能深吸一口外界鮮甜的氣息，便在母親腹中帶著幽幽的憾恨離去；而有更多的孩子幸運的留存下來，卻得面對社會惡意加諸其上更大的不幸。人們說 ：孩子的誕生是天使賜下的禮物；然而若這禮物不似想像中的健康完整，這一切轉瞬間便成了世界末日，只餘下灰暗、埋怨、自責、羞愧、哀嘆，以及流不盡的淚水。

正如《爸爸，我們去哪裡？》一書中所提到的，作者傅尼葉便曾遭遇這樣的世界末日，而且還是兩次！於是他不安、絕望、悲傷、無助，妻子也因無法承受外界的苛責而離去，在兒子不斷無意識問著根本不明白其意義的「爸爸，我們去哪裡？」時，萌生以死尋求解脫之念，到最後的接受並自我解嘲，坦承自己對命運的不滿，而非故作堅強，並公然在不友善的大眾面前向雙子表達自己的歉疚和愛；然而，連在社會環境相對開放許多的西方國家，傅尼葉也奮鬥了四十年有餘，方能重重提起輕輕放下。

但就像許多藝術家所遭遇到的，走在前端的新流派在一時之間總是無法見容於社會，一輩子抑鬱不得志，可終永垂不朽獲得平反；就算一個看起來「與眾不同」的孩子，又有誰能擅自評斷否決，即便他永遠無法達到世間定義的標準，亦無損其身上自然散發出生命脈動的美，依然是神聖令人不敢逼視，依然能撼動你我最深處的靈魂，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就像那句充滿智慧的話語 ：「上帝若爲你關了一扇門，必爲你開另一扇窗」，在某方面有所不足的孩子，必有其他過人之處，否則也能較同齡者成熟懂事許多，或是悲天憫人真誠良善無機心，這樣的一個生命，誰敢說他不美？

嚴格說起來，我也是半個「前衛藝術品」，雖然不是甫出生就遭逢人生巨變，可「遺傳」兩個字也讓我與母親吃足了不少不足爲外人道的辛酸苦楚。剛發病時，剛巧父親先行我們一步，接連兩個震撼彈下來，又豈是一個柔弱女子所能承擔？私底下如何談論無從得知，不過所幸檯面上親友們沒給母親太多責怪；我雖仍稚幼，卻已深受東方文化所植，不禁因此際遇懷疑是否自己素行不良，更別提母親心中那千百結，還需懷著不該她背負的歉疚安撫我。

隨著年歲逐漸增長，所處環境對自己的不友善也日益明顯；好奇畏懼的目光，似是體貼實則令我感到被排斥在外，甚至毫不客氣中傷的言語，小朋友不帶惡意但最天真的自然反應恰恰告訴了我他人最真切的看法，也深深的刺傷了我；而到了青春期，較早熟的孩子正在初嚐戀愛青澀的甜蜜時，同樣的「遺傳」二字不留情面的向我預告了未來路途的崎嶇不平坎坷艱辛。

然，就像傅尼葉堅信著馬修與托馬只是說著妖精的語言，我也相信著自己只是有些「與眾不同」，畢竟如果連我們自己都不看好自己、貶低自己，認爲自己是遭受了報應的話，還會有誰來欣賞我們這些可能在下一個時代蔚然風行的藝術？君子性喜佩玉玦，玦者，乃有缺、不完整之玉也，除了隱含有「君子重決斷」、君賜臣以「絕」恩義之意外，尚有「不自滿」的自我期許；而這些不完美的缺陷，就像玦上的缺口，無時不刻提醒著我們繼續向前，追求我們仍可獲得仍可擁有的，並在成功之餘不忘自己仍有所不足，要像一塊玉玦般，靜靜地散發出溫潤的光澤，雖有瑕卻不掩瑜。

達文西有自閉傾向，卻在藝術、發明等領域創造無數巔峰；愛因斯坦患有亞斯伯格症，卻能發表相對論等奠定量子物理基礎；乙武洋匡生來沒有四肢，卻能用筆走出自己的一條路；蓮娜瑪麗亞出生時便沒有雙手，卻能奪下四面奧運金牌；我們也是生命，是最美的藝術品！

而做爲一名醫學生，我們應當幫助此種尊重平等風氣之養成，不是由上往下以專業權威對病人施壓，不是空談

口號而不考慮患者實際情況與治療計畫之可行性，也不是高高在上擁智識以目重，更不是嘲笑訕弄讓病人覺得自己罪有應得；同理心不是一個理想化的名詞，而是該真的以「今天是我生了這個病」的角度來看，則一切以前無法體會理解病人的難處與不配合，都變成是如此的理所當然。別做個幸福的死小孩，今天我們手中握有的健康美滿，都是他人努力奮鬥渴求卻得不到的；勿以金錢做爲最高考量，實際付出關心則病人回報給你的，湧泉亦不足以形容，那是從心裡滿出來的。

基於醫學上的限制，我們無法阻止不完美的發生；但我們可以做的，是讓生命—「不美，卻更美」。